

人生幸好有别离

林清玄／著

人生幸好有别离

林清玄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幸好有别离 / 林清玄 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12 (2019.2 重印)
ISBN 978-7-5354-9966-0

I. ①人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6444 号

本著作物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 由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特别鸣谢: 北京时代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持帮助。

人生幸好有别离

林清玄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陈 曦

装帧设计 | 郭 璐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特约策划 | 崔 帅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版权代理 | 何 红

助理编辑 | 张 霓 吴传柱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媒体运营 | 刘 冲 刘 峥 洪振宇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 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 邮 编 | 430070

印 刷 |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| 8.75

版 次 |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| 201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 | 210 千字

定 价 | 48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爱别离



爱别离虽然无常，
却也使我们体会到自然之心，
知道无常有它的美丽。

- 002 惜别的海岸
- 006 满天都是小星星
- 011 分别心与平等智
- 020 家舍即在途中
- 024 红心番薯
- 030 期待父亲的笑
- 036 纪念父亲
- 039 天寒露重，望君保重
- 042 白雪少年
- 046 飞入芒花
- 054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

一生一会



有时人的一生，
只为某一个特别的相会。

- 058 感伤之旅
- 062 法圆师妹
- 077 送你一勺西湖水
- 082 忧欢派对
- 089 失恋之必要
- 094 情侣路的尽头
- 101 晴窗一扇
- 106 马蹄兰的告别
- 110 我似昔人，不是昔人

世 缘



相聚与离别都是世间的缘分。

- 118 时到时担当
- 121 空白笔记簿
- 124 芒花季节
- 128 枯叶蝶的最后归宿
- 131 绝望中还向前跑
- 135 黄昏菩提
- 144 海潮音
- 147 在生命的旅途中
- 153 与周锦先生的最后一面



回味时光



时光一逝永不回，
往事只能回味，
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
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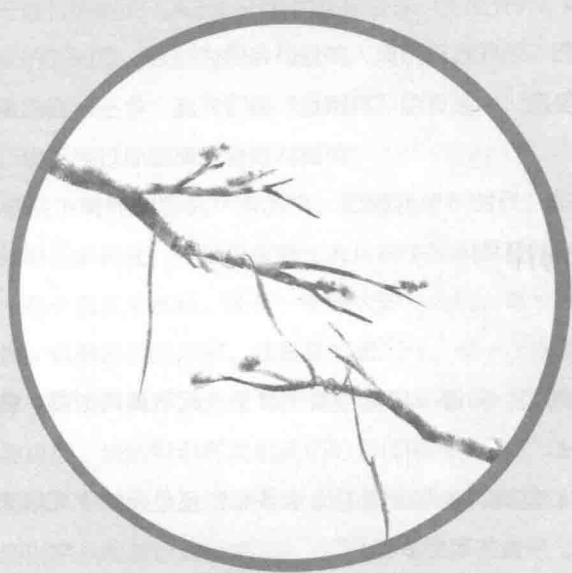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58 | 往事只能回味 |
| 161 | 生活的回香 |
| 163 | 幸福的开关 |
| 171 | 食存五观 |
| 174 | 最重要的神通 |
| 176 | 轮回说帖 |
| 180 | 珍惜一枝稻草 |
| 183 | 伤心渡口 |
| 193 | 养着水母的秋天 |
| 198 | 一场游戏一场梦 |

拥 有



失去了才懂得拥有的幸福，
相聚了才懂得离别的悲伤。

- 204 心的丝路
- 211 来自心海的消息
- 216 花木之真相
- 220 去做人间雨
- 225 墨 趣
- 229 清 欢
- 235 惜 福
- 238 三生石上旧精魂
- 249 总有群星在天上
- 254 开窗望兰亭
- 258 光之四书
- 267 一滴水到海洋
- 272 咸也好，淡也好



爱 别 离

爱别离虽然无常，
却也使我们体会到自然之心，
知道无常有它的美丽。

惜别的海岸

在恒河边，释迦牟尼佛与几个弟子一起散步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脚步问：

“你们觉得，是四大海的海水多呢？还是无始生死以来，为爱人离去时，所流的眼泪多呢？”

“世尊，当然是无始生死以来，为爱人所流的眼泪多了。”弟子们都这样回答。

佛陀听了弟子的回答，很满意地带领弟子继续散步。

我每一次想到佛陀和弟子说这段话时的情景，心情都不免为之激荡，特别是人近中年，生离死别的事情看得多了，每回见人痛心疾首地流泪，都会想起佛陀说的这段话。

在佛教所阐述的“有生八苦”之中，“爱别离”是最能使人心肝摧折的了。“爱别离”指的不仅是情人的离散，指的更是一切亲人、一切好因缘终究会有散灭之日，这乃是因缘的实相。

因缘的散灭不一定会令人落泪，但对于因缘的不舍、执着、贪爱，却必然会使人泪下如海。

佛教有一个广大的时间观点，认为一切的因缘是由“无始劫”（就是一个无量长的时间）来的，不断地来来去去、生生死死、起起灭灭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，我们为相亲相爱的人离别所流的泪，确实比天下四个大海的海水还多，而我们在“爱别离”的折磨中，感受到的打击与冲撞，也远胜过那汹涌的波涛与海浪。

不要说生离死别那么严重的事，记得我童年时代，每到寒暑假都会到外祖母家暂住，外祖母家有一大片柿子园和荔枝园，有八个舅舅，二十几个表兄弟姊妹，还有一个巨大的三合院，每一次假期要结束的时候，爸爸来带我回家，我总是泪洒江河。有一次抱着院前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不肯离开，全家人都围着看我痛哭，小舅舅突然说了一句：“你再哭，流的眼泪都要把我们的荔枝园淹没了。”我一听，突然止住哭泣，看到地上湿了一大片，自己也感到非常羞怯，如今，那个情景还时常从眼前浮现出来。

不久前，在台北东区的一家银楼，突然遇到了年龄与我相仿的表妹，她已经是一家银楼的老板娘，还提到那段情节，使我们立刻打破了二十年不见的隔阂，相对而笑。不过，一谈到家族的离散与寥落，又使我们心事重重，舅舅舅妈相继辞世，连最亲爱的爸爸也不在了，更觉得童年时为那短暂分别所流的泪是那样真实，是对更重大的“爱别离”在做着预告呀！

“会者必离，有聚有散”大概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，可是在真正承受时，往往感到无常的无情，有时候看自己种的花凋零了、一棵树突然枯萎了，都会怅然而有湿意，何况是活生生的亲人呢？

“爱别离”虽然无常，却也使我们体会到自然之心，知道无常有它的美丽。想一想，这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大部分都喜欢真花，不爱塑胶花呢？因为真花会萎落，令人感到亲切。

凡是生命，就会活动，一活动就有流转、有生灭、有荣枯、有盛衰，仿佛走动的马灯，在灯影迷离之中，我们体验着得与失的无常，变动与打击的苦痛。

当佛陀用“大海”来形容人的眼泪时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夸大，只要一个人真实哭过、体会过“爱别离”之苦，有时觉得连四大海都还不能形容，觉得四大海的海水加起来也不过我们泪海中的一粒浮沤。

在生死轮转的海岸，我们惜别，但不能不别，这是人最大的困局。然而生命就是时间，两者都不能逆转。与其跌倒而怨恨石头，还不如从今天走路就看脚下；与其被昨日无可挽回的“爱别离”所折磨，还不如回到现在。

唉唉！当我说“现在”的时候，“现在”早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不可住留，才是最大的“爱别离”呀！



在生死轮转的海岸，我们惜别，但不能不别，这是人最大的困局。然而生命就是时间，两者都不能逆转。与其跌跤而怨恨石头，还不如从今天走路就看脚下；与其被昨日无可挽回的爱别离所折磨，还不如回到现在。

满天都是小星星

夜晚沿着仁爱路的红砖道散步，正是春夜晴好。仁爱路上盛放着橙色的木棉花，叶已全数落尽，木棉树的枝丫呈着接近黑的褐色，仿佛已经干去一般，它唯一还证明自己活着的，是那些有强硬花瓣的，在夜风中微微抖动的花朵。

到了二段以后，木棉少了，只有安全岛上的椰子树孤单而高傲地探触着天空一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城市里的木棉与椰子树是兄弟一样的品种，不开花的时候，往往使我们忘记它的存在，但是它们却一年年活了下来，互相看守道路，在寂寞的时候互相对应。

有时我追索着为什么把它们当成相同的品种，是因为长久的观察，使我知道，在都市的木棉与椰子是永不结果的。如果在我的故乡，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，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，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，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场细雪，随风飘落。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黑色的种子，随风落处只要有土的所在，第二年就长出木棉树的嫩芽。所以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，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。

到了夏天，是椰子结实的时候，那时椰子纷纷“放花”完成，饱满青苍色的椰子好像用起重机高高地升到树顶上。但是收采椰子的时候，农人常常留下几棵最强壮的椰子做种，等到椰子内部长成实心的时候才采收下来，埋在地下，不久就长芽抽放；如果将它放在大盆子里，每天浇点清水，椰子也照样地发芽，然后运送到城市，成为充满绿意的盆栽。

记得我故乡的国民小学，沿着低矮的围墙就种满了椰子树，门口的两株长得格外高大，那椰子树是父亲读小学时就有的，后来我才知道整个校园的椰子树全是由门口的两株传种，一个校园的上百株椰子树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有着血亲的关系。每次想到那一群椰子，都给我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如今在仁爱路上的椰子，不要说结实传种，它们甚至是不开花的，只有站在安全岛的一角，默默倾听路过的车声。

过了临沂街右转，就走进铜山街的巷子，走进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历史。

十几年前我初到台北，虽然心中有着向新环境开拓的想法，但从偏远的乡间突然进入这样的大城，不免有一种惶感和即将迷失的恐惧。我从台北车站小心翼翼地坐上零南公车，特别交代车掌小姐在临沂街口让我下车，我坐在车掌身后的位子上，张皇地看着窗外的景物，直到看见了仁爱路上的椰子和木棉才稍稍放松心情。

公车到站的时候，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大侄女，在站牌旁等我，带我到堂哥家里。堂哥当时住在铜山街三十三巷一号，是一个两百平的日式平房，屋前的庭园种了正在盛开的花草，门口的两边各种了一

株数丈高的椰子树，那时正结满了椰子。屋后的院子是水泥地，让小孩子玩耍。

初到台北时寄住在堂哥家里，他让我住在庭园边的小房间，每天从窗口都能看见那两株高大到几乎难以攀爬的椰子树。那时的堂哥正当盛年，意气十分风发，拥有一家规模极大的石棉工厂，和一家中型的水泥厂，他曾在故乡担任过一届县议员两届省议员，是普遍受到尊敬的。我非常敬爱他，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，观念也不太能沟通，甚至在家里也很少交谈，但是我每天看他清晨在园中浇水，然后爱惜地抚摸椰子树干，心里就充满了感动。

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听音乐，同时看着窗外，目光不约而同落在椰子树上，堂哥的脸上突然流过孩子一般天真的笑容，对我说：

“你看，这椰子是不是长得和家里种的一样好？有人说台北的椰子不结果，我种的一年可以生一百多粒呢！”我点头表示同意，他随即感喟地说：“可惜这椰子长得太瘦了，没有我们家的强壮。”

接着我们沉默起来，让黄昏逐渐退去，黑暗慢慢地流进来。

我找到过去住的铜山街，门牌的号码早就更换了，堂哥的房子被铲平，盖成一栋七层的大楼，不要说椰子树，连一朵花都看不见了。

我在堂哥家住了一年，直到我考上郊区的学校才搬走。接着是台北一次空前的经济低潮，堂哥的事业纷纷因负债而被拍卖，甚至连住的房子都保不住。房子要卖之前我去看他，他仍像往常一样乐观，反过来安慰我：“难不成我回家种田就是了，只是这两丛椰子砍掉，实在可惜。”

那一次卖房子对堂哥的打击很大，他的身子没有以前健朗，加上租屋居住，时常搬家，使他的性格也变得忧郁了。他把最后的积蓄投资建筑业，奋力一搏，没想到遭逢建筑业不景气，反而使他一病不起。

他过世的前几天，我到医院看他，他从沉沉的午睡中惊醒，那时他的耳朵重听，身体已不能动了，说话十分吃力，看到我却笑了一下，我俯身听他说话，他竟说：“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乡下的粉肠和红糟肉，你小时候我带你去吃过的，真是好吃。”说完，失神的眼睛仿佛转回了故乡那一担以卖粉肠和红糟肉闻名的小摊。

第二天，我带粉肠和红糟肉给他吃，他只各吃了一口，就流下泪来，把东西放在病床一角，微弱地说：“真是不如我们乡下的呀！”他默默地流泪，一句话也不肯再说。

一个星期后，堂哥过世了。

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赶快把我送回乡下去埋葬吧！墓前种两丛椰子树。”

堂哥留下四个孩子，当年在站牌等我的大侄女，如今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时间就这样流逝，好像清晰如昨日的事，没想到已经十几年了。

静夜里我常想起堂哥的一生，想到他和椰子树那不为人知的情感，令我悲伤莫名。或者他就是乡间移植到城市的一株椰子树，经过努力的灌溉，虽然也结果，却不免细瘦，在一整个城市与时间的流转中，默默地消失了。

我沿着铜山街，一步一步地走到底，整条街竟看不见一株椰子树，

而仁爱路上的那些，是没有一株会结果的。

走出铜山街，抬头见到满天的小星星，忆起童年常唱的两句歌词：“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”星星还是一样的星星，可是星星知道什么呢？星星知道人世里的一株树有时就会令人落泪吗？

我突然强烈地思念着故乡，想起故乡木棉和椰子那落地生根的力量，想起堂哥犹新的墓园，以及前面那两株栽种不久还显得娇嫩的椰子树。

等到那椰子成熟，会不会长出更多的椰子树呢？那上面，永远都会有微笑闪动光明的星星吧！